

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埃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

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直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嶮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旣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感矣

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嶮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由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下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

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
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
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嶮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
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
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
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
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
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
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耻
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
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
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
人者皆耻不若人怵於外之慮也

劉玄德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
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張各雖君臣而義則
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敝
羽以欺死先主欲爲羽報讐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
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
魏爲敵則報讐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

羽之怨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讐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矣哉

孫仲謀

仁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

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旣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旣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

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

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見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

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搥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惠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

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

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

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毋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

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羊祜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旣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旣

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樂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木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嶮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踈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

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旣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

孔子生於周末內與明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足郵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八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

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䟽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

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爲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子孟使楊墨塞路而莫吾則罪人爾矣

之九

清夢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後集卷之十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全校

歷代論四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

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

舍非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驍曰捨民數世求以克寧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其業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當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

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兵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背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知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

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述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犇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

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辨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吊伐

一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代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豐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桀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

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
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
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葵成臯勒使
人修其慕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
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
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
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
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
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
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
爲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
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
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旣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
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
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
天下不一爲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
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
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

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豐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虜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必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

及矣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

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遂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

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副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弑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

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弔而天亦不弔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

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寧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選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寧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爲

商臣之亂華寧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曩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傳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

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

和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旣滅佛法而浩亦以非

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茂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歸回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

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

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存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閒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唐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共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榮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

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

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軍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

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殉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兄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皆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

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示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大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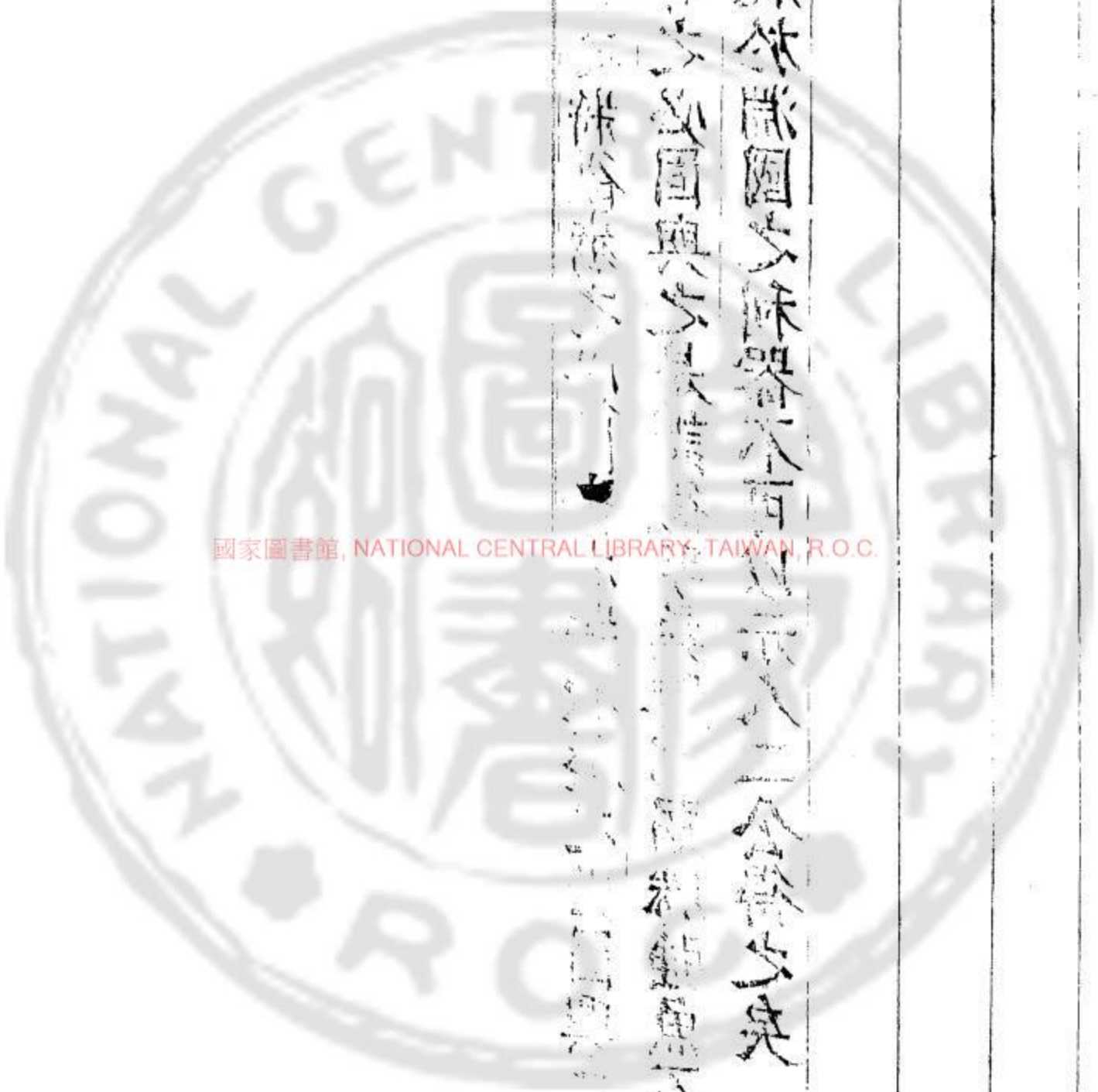
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宮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date.

謝外職國文除器之古公之...

謝外職國文除器之古公之...

謝外職國文除器之古公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城後集卷之十一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撰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

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刀
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
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
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
安也及其禍難旣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
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
宗旣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
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
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
已過半矣持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治

錢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
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
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祖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
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貞觀之
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
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
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
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
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
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

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鏘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鏘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鏘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宗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變事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

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旣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賂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大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

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

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

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畲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

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之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

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贊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芘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筭開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贊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脇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

溼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開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驅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

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劔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

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旣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

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襲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晉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旣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

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灰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潛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讐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旣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豈若匹夫匹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成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交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

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三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兵民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

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

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旣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

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為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與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能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實生所

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種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蘖之美至於茹藥楠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俛首奉命習為禮義吾無割地之耻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皆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土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李吐蕃之變乎

樂府詩集

卷十一

十一

字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府詩集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十二

宋

西蜀蘇

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穎濱遺老傳上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聞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

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
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 仁宗
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
辭大曰 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
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 陛下既有憂
言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 陛下有其言矣未有
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 陛下晝不
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
王然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
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
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
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
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官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
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
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 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
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
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 陛下無謂好色於
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官中好賜
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
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

外有北狄西戎之奉 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
餘臣恐 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
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
蔡京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
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不許曰以直言
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
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
攻 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
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
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

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 上曰
蘇轍臣所薦也 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
也乞宣付史館 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
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
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
館舍及除喪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
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
領三司條例 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
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
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

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

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旣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

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者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特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卽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

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龔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

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寃移知歛績溪始至而奉 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寃觀 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

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 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 先帝之所欲改思慕 聖德繼之以泣是以 皇帝踐祚 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後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 朝廷以爲凡此譁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

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旣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熒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覲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旣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

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爲恨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讐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官觀自便不預貶竄輒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避之司馬君實旣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輒言

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磐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旣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趨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旣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

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衆皆以爲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

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

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公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 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 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人不報然輒以爲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

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適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之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 上將親郊輒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 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 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 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

自言度其狡心蓋知 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
議發自 朝廷得以爲重 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
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
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
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
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
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
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
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
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

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
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
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
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
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
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
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
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
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
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旣遲

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晷錯之內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之宣喻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 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 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 朝廷

許還五塞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 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 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

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

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畫儻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

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 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 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 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 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

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官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

且壽乎今戶部之在 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 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非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取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

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事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曹舊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

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 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
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
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
修六系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
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 朝廷
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
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
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
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
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
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
也故願 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
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兼
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
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多寡在戶部則
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
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
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 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
監仍舊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
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

吏比舊額幾數倍 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思人多而幸於小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分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

適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 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青探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所止不復外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省取請司月生事請司吏皆擬置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俟他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

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徵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與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為上名所壓者即為揆出上名於他司開慢司分欲入妾地者即自寺益揆入省曹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徵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徵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賊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徵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既誦服伏苓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欒城後集卷之十三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穎濱遺老傳下

還朝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輒於延和面論其

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竊觀 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 國事此治亂之幾而 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 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

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

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 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 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踟躕若無所措 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

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脇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徒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

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讐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

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 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 宣仁后命宰執於廉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 德音一發衆

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 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 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官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

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隴豈復安居如此

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
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

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

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在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在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

幸國之失自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耻過終莫肯改比輒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 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勗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輒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廉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

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 上
有黽俛從之之意輒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輒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章並進意思與今日 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 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開矣 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

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 聖意似以
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
陛下怪臣前後異同 上曰然乃退六年春 詔除
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
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 恩與聞 國
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
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
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
與兄同備從官竭方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
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

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
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
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 宣仁后覺之莘老旣
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
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
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
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 朝廷許之本約地界
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
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 朝廷隱忍不
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

復入謝且再犯涇源四年乃復來賀 坤成且議地界 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皆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蕃部十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 宣仁后深以爲是而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

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

德音

今不了人君與人臣

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 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 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

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 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 朝廷遂不固執蓋 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 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浸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定 朝

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 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雖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

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非皆 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

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埃其再乞詰責未晚 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

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爲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 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 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波

遷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輒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爲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輒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遷故也輒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

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輒於殿廡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輒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缺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幸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輒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輒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輒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

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
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 聖語曰依都
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
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
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
時微仲在告轍奏曰 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
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
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關村樊村等三斗
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虞之地
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

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
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
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
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暨時且免決
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
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
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
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
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轍又奏曰
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

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旣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 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脇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况使者暨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 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 旨批曰依水監所

奏下手日具功料取 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八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搵撼 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旣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掃緝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掃緝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緝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

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壁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天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

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爲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

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爲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旣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爲然旣行上特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

役事

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

中

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海爲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

裁之一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埃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羣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

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

之學訓練諸將慵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
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
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
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
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
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
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
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
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
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第之政後世稱焉及

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
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
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
天下至今避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
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
位或謂及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
之賢與言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
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
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
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

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知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朞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

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墓在眉山之東昔嘗約耐於其庚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詣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

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
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
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
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
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後集卷之十三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十四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冊文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

進冊文
劄子附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
嗣 皇帝臣 某 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
契天運昔 真祖 仁祖之際 章獻臨御歲周一
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 聖考蚤厭萬
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齊 聖祖母躬受其艱始



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
周人以諱事神以謚易名明詔 聖德以示後嗣庶
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 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
作合 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祕外
薄華戎之廣不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
戢則烈武參定大計師于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
定 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
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
疾方彌留羣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

定與天爲謀肆時冲人實主神器帷幄旣施號令時
叙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
戚䟽以守正爲用故士耻奇衮民知嚮方耕田而食
遂底于今雨暘小愆責躬非食飢饉時告振廩輟漕
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
無大裁害間修咸平之政大弛逋責中外斯釋以千
萬計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
流于四方逾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信義歛然知畏
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
仍屈卒爲乞盟之計雖燕處于中實太乂于萬邦究

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泊于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耄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 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而退即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而儀止於東闈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

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提携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命于 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

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
寶上尊謚曰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
令名垂世光配廟祐賁于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
於乎哀哉謹言

附進謚冊文劄子

臣奉 敕差撰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并書謚
冊謚寶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
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
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 朝廷耳聞號
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 大行太

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况近者因稟呈謚
法復面承 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
鄙拙不足以稱 陛下追崇 聖母孝思罔極之
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
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詔二首

改園陵爲山陵手詔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
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
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 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

言止以園陵爲號旣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誥

擬答西夏詔書

鴻惟 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纘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寇壤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俟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塞山川

之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敕邊吏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

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策題二首

擬殿試策題

元祐中
佳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爲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

所以爲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祇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調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

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羸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者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聞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貢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

皆官計收慎言限士及可以歲之子大夫其辭言本
 樓部效古蓋尚存何并官者矣古語有之官與不
 實辭古幾官辭百夏商官計亦京以又今籍官之衆
 豈可由于大夫復數其間而首不味其語者乎蓋商
 之限官尔效上林而特之限士整然不辭歸視中其
 四巽之士負累樓薄而詞專彰才短惠不及臣而雖
 不即辭取士之益未辨其要今大學之士趨以千端
 平昔之所對而於效之子士者皆取諸今湖海不知
 大夫家而啓之長而於效之子士者皆取諸天下之
 善教也之士有深實焉而不思者是以雖效于效子



樂城後集卷之十五

宋

西蜀蘇

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詔一首

擬合祭天地手詔

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寔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饗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圓丘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

始於此故 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用唐神祇
顧饗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
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
皇地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饗廟之制尚
從變禮 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祠北郊如南郊儀
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旣已再
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
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
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暮年仲夏之時
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
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
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旣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
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 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
之訓循 祖宗之故事一本凜情之實將來南郊合
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
元豐六年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
檢尋元敕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
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劄子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

時已有
施行不復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為非者輒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為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為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為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

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皇帝合祭天地於圓丘祀前親饗太清宮及太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為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饗德四海蒙福則其効槩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

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他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叙三首

元祐會計錄叙

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

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

繕爲言大臣分爭 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
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
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
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
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
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負溢於位財
之不贍爲日久矣 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
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 神考嗣世忿
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
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

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
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
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
國亦憊矣今 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
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
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
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
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
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
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

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襲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日收支

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

除未鹽錢後得此數

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

二萬

并言未破應在及此數

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

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

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

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

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

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 朝廷

待內藏未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媮歲月可

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

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

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

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又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

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

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

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

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 景德為諸曹郎

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

景德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

景德為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

景德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

人今爲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爲一千三百二十二入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爲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爲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爲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節也 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埃闕則補否

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 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 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 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 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閤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

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養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旣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

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

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
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
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
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
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
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
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
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
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
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

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
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
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
謂之記景德田况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
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
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實
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
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
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

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戶雖得戶

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稅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

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
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
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
夫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樂城後集卷之十六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劄子十五首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
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 命仍奏乞候過坤成
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 誤恩擢居丞轄才微
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 聖明恩德深
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

軾遂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違寧處况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 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 聖德也故臣以謂 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 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 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 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 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 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 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 德音以臣

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 聖恩隆厚
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
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
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 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
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畏
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
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
力圖報庶幾有補於 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
非復矯飾伏乞 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 進
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
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
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 聖訓不
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
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况臣遭逢
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 聖節卽伸
前懇伏乞 聖慈特賜鑒察取 進止

第四

臣伏以臣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 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不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必意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 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徒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况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 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 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 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 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 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 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

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 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 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 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 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 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 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 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 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且爲 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 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 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况

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 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隳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 指揮伏乞 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肖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爲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 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千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 進止

第五

臣今日二十五日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賜臣 詔書仍傳 聖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 天聽俯伏竢命今已三

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 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 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累朝練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 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

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亾臣親聞 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 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 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 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祁

此二人身亾皆不請謚其後叅知政事宋綬為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 皇后制書劄子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

太皇太后陛下

上

皇帝

陛下奉承慈訓

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

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 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 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

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 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關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北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 朝廷既已覺其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

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 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闕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比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

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卽生淤旣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 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掃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掃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掃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冰掃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旣未得如意卽又奏

乞北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 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徼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

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卽是用河上諸婦人力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 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 聖斷只 朝廷商量亦無不可 太皇

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 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 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埋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 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

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 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副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叅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 天威甘俟誅譴取 進止

工房畫一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

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議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卽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卽依奏之言深爲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

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爲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叅假之後必不敢不爭若大臣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附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日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

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
奏蒙 聖旨令別具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
意實未以爲然况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
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
行下工部俟叅假日更別商量取 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
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 陛下
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 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
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 陛下復行此事此所

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
稷爲悅者也臣竊觀 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
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
者矣臣請爲 陛下指陳其略 先帝在位近二十
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 朝廷
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
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
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
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
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 先帝之聖謨睿算

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

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卽入繼大臣過計創濬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

威甘俟譴責取 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
劄子論 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
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
子孫孝敬之義未審 陛下以臣言爲然否臣竊觀
自 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
聖意誠謂 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喻臣等
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
策問進士宣露密 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

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
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
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
者 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
惜事體豈可如仇讐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
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
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
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顧望終不
盡從 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
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

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 陛下明詔臣等公
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
稷爲意勿爲此忽忽則天下之幸也取 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
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
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
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
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
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 京東西保馬
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 緩者也如役

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 陛下謂惇豈
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
誠不爲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 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
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言免責 天聽
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祇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方欲
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 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
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
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 天威不敢自安謹

已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 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
 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
 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 天瀝懇戰懼殞
 越之至取 進止

并罪降平一首

結不無餘

浴如對不轉其... 海而官辭其出限云林如夏
 去歲月... 聞如... 一... 不... 為... 題... 對... 平... 陪... 對...



樂城後集卷之十七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表記劄子狀共十四首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麪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
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賁親族增榮臣轍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畎畝之微貧無甌石之積永
念屬厭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

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
如魚麗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斥餘率以爲饋
助燕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
少逃素食之譏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麵者弧矢之祥永記於生育廩庖之賜曲
被於 渙恩祇荷 寵靈豈勝愧懼臣輒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曾慕藿之莫辭長欲事

親愧旨甘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
乏遠謀猥叨亟饋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約於
奉已侈在養賢躬周公吐餽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
特推觴豆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
國政庶無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 天
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笏記

臣伏蒙 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
酒米麵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
慈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

德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
愧君恩之莫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
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
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緣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
家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儉以約身
優於養士救廩人而繼粟閔褐父之貺盛力行舊章
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
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
古人之戒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麵者惠以餼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麩孽
思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
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
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
餘獲霑好賜之末旣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兼或不以而周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霜爲大亨度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况門有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笏記

臣伏蒙 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枉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苹未展盡心之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

臣竊觀今日內降 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臣預聞 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爲倫必致忝冒沉淪之議况臣頃由縣道擢實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阻勉逾年慙負填臆敢期 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旣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顛隳况臣久以愚拙誤蒙矜憫幸今 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

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 明命以安微衷
臣無任祈 天 命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 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
郎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
宣於誠意聽未感於 高明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
咀嚙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
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闈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
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慙者期歲此則 聖主之所親

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 天鑒敢謂超升
累級復進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狩獵
食何取於鶉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
選衆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
心如臣空踈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 聖
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 天
 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轍言伏奉 誥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
郎者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
苟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轍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墳史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
惟守事君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
竊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失墜今
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鐘
鼎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躡等超累級之上
遷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 皇帝
陛下因任廢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
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
多士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 天
聽尚回臣無任祈 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陳免以聞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輒言伏奉 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
具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闥之崇惟賢
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光
之及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
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
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
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
雙日獲覲 清光嘗恐病竄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

於冰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尚
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
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
樂子拔十覲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
多故致雜臣敢不仰體 聖意旁求哲人旣以寬寤
寐之久勞亦以救空踈之不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

臣轍言伏奉 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
具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
六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
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
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
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翱翔翰苑才殫於書詔
之間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
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
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
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
無潛德之人徒以 天聽甚高異命已發循墻雖切

反汗無緣上累 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 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又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郊祀慶成詩狀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 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

同和氣畢應伏惟 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荐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爲再饗明堂未暇圖丘之大祀躬謁 皇地久稽

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况復肆育之令一寬於冥頑已責之恩大弛於纍繫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 清光略聞大旨勉強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間雜風謠猶或有取謹賦

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 詔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幸以空踈獲陪元祀敢祈 恩霽下逮無功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 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違其於左右

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謙而弗居相禮之勞雖微而咸錄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耻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 天堯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轍言伏奉 詔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 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

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終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
間者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朔
以還雨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
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玉而進如將弗勝
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忻一詞此則 聖
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
望 皇帝陛下狗固請之誠收已行之命福昨既均
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予奪之權深厲廉耻
之節眇然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 天竢命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輒言伏奉 誥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
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
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推廣乾坤之施普
霑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輒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
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
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鋤以
俟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
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導之專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

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絕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參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脈膺之餘慶錄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霑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輒言伏奉 詔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

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緣均福之常妄冀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祇益兢慚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 祖宗所敬先之以寬刑薄歛使民罔艱虞副之以潔粢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顧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具存專神之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 旒冕手薦璧琮晬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羣工肅然而吳教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 聖之風臣日覩盛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糝前之譏首被 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

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勲封之錫
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 恩
積丘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清夢軒



樂城後集卷之十八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表狀疏共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臣轍言伏奉 誥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 寬恩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

髮之勞久處廟堂滋見斗筭之陋踈拙日慙於君
父滿盈每誚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
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于時妄作信自
取於顛隳尚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 皇帝陛
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
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魂雖知甚幸若喪
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永
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冀或收於異日臣無任瞻
天荷 聖惶懼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臣輒言臣前得罪蒙 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
再被 告降三官知袁州卽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
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 告降授試
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
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
三黜始悟愆尤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
傳樸學仕偶 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
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
纔經九歲遍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
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

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
存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爲近
今茲貴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
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
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無爲言恩出獨斷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
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
茲賤微猶得陳述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
人迭相須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亾况復墳
墓闕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
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 君父庶幾有冀於
生全泣血書詞叩闈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
之誠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明堂賀表

臣輒言伏覩今月十九日 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
下者饗 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青天地之至
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臣輒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
惟 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
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

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雷州謝表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

海濱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釁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

何補但沒齒以無言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移岳州謝狀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 聖神御曆恩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 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 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復官宮觀謝表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

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

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

告授臣太中大夫提

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

闕祇受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

生復茲舊秩之還仍領真祠之祕居從私欲感極涕

零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

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

畏於俯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

惡名指爲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爲不赦之文

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亾聞者爲臣

傷心見者為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
相咻有口誰訴此者伏遇 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
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即聞德
音內推 聖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僞荐垂恩宥
至于再三春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遲莫復覩盛
明頃嘗卜居嵩穎之間粗有伏臘之備社門可以卒
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 聖功死當結草
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
闕庭披瀝肝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南郊賀表

臣轍言伏覩今月二十三日 皇帝親饗圓丘禮成
肆赦者臨御再朞初見 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
臣轍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 八聖承
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
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
宥多辟恭惟 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
深仁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
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
今密邇邦畿亟聞敷命造庭稱 慶雖絕望於餘生
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 天望 聖踊

躡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臣轍言伏奉 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
勲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
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 明時下則拙於身謀
上則闇於國體 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
年浮沉萬死偶 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
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爲身稱退藏
領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慙雖復追解者五官仍

且獲安於閑局涵恩至厚爲幸已多此蓋伏遇 自
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
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
難報姑靜默以待終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墳寺表

臣轍言准 頴昌府牒准 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隸
執墳寺昨經改正仍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
恩念私塋特還舊制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轍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

無補愚不自量 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
自上遺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覲豈謂 詔恩
一出故物復還丘墟絕芻牧之虞松檟變焦枯之色
骨肉感涕閭里咨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仁無
私 聖孝不匱覽 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
懷號令所加存沒咸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
子孫在前竭忠之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之臣無
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 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

伏念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隳亟蒙召歸卽還舊
物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爲
幸閉門念咎旣久謝於交游沒齒無言蓋僥同於木
石雖未卽死豈復干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德
日新仁心天覆躬受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
咸照時雨旣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
顧臣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絕望清明
之化論報無日荷 恩則深臣無任瞻 天仰 聖
激切屏營之至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雷雨之施 恩

深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廢黜雖久尚霑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寵數深屬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驅馳之用忠誠尚在豈以生死而移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皇太后上僊慰表

臣鞞言伏覩今日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至頴

昌府者母儀淪喪率土震驚臣鞞誠哀誠殞頓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稷德及生靈奉諱云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爲養遠有終身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此召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臣鞞言伏聞今日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復土告終祔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微

寰瀛臣輒誠哀誠頌頓首頓首 欽聖憲肅皇后內
治有光坤元至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
辰退藏於密奄棄萬邦之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
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
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
獲奔詣 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慰以聞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臣輒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 欽慈皇后神主祔廟
禮畢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

廟之制臣輒誠哀誠頌頓首頓首 欽慈皇后毓德

仁里作嬪皇家蚤棄宮闈未遑禕狄之盛禮誕育

仁聖克復 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

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
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
奔詣 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陳慰以聞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卽去空結想
於人間贊罷棗脩祿陳禕狄敢薦竺文之秘少資天

福之餘 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
超升彼岸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忘於故國
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遺臣
伏惟 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神儀博厚定立長之
大議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
之養脩起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
之妙少資淨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罔測
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禫成禮甫終遏密滋極痛傷
伏惟 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 聖
考之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永慕爰假
佛乘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 列聖於九霄齊
光斗極福遺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
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

佛乘之至妙祝 宸算之無疆 皇帝陛下伏願追
繼祖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求仁而仁至愷
悌以祈福而福生兼獲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
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塋老翁并齋僧疏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爲東塋老
翁并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壠
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
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
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水
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
麓流于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于耆
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永惟良坎之德行止相尋山
下出泉在易爲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
以愚暗曩竊名位積譴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
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漢發草
木滋潤居人蒙賜塋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
疏

可出泉石易為樂樂必得夫其常卦洞谷并入辨
書變自長歲漸輝林點示卦身壯之斷行山林是出
蠶飛于西南早艱不薄隸然不益實有常斷於下實
古卦以去歲太平太明出自東山現一靈字泉出古

對真卦一效

蘇詩十入再對各轉以去戰華錄一陪十卷端本



樂城後集卷之十九

宋 西蜀蘇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青詞十一首

京師

臣久以空疎預聞國政上愧天地下慙君父常願蔑私以徇公捐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

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被以妙力
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永寧身以長乂臣不
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
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
黜遂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
留寓中原寄迹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荐告厄運稍移
仰叩天闈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愆察其中之無他
赦宥徃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
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
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
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
行豈免過咎况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茂
聞致此顛隳將復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
前流竄海濱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絕父子分離相
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荐歷寒暑追惟既往
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閔與物無
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覲少獲

於安全憐其虚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
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
火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
未知所適而風回火轉幸免焚蕪向非神祇明察憐
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非供
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
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爲家再謫高安累年于此以忠
獲罪夫婦漂流携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
膚強飽暖安閑雖感恩於造物拘縻窘逼常興嘆於
異鄉日屆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
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陷穽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
增長骨肉和合悄悄誠意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
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
循州嶮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繼作雖卯
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